

城市00后扎堆赶集：每月省下一两千

近两年，大城市的年轻人有了新的爱好：去农村赶集。不少农村市集更在社交媒体上火出圈，像是北京郊区的沙河大集，“全北京没有大学生没听说过”。

记者采访了6位热衷赶集的年轻人。有大学生比上早八课起得还早，只为在市集30块钱吃到撑；有工作党每周赶集囤菜，每月省下一两千；也有00后赶遍全国大小市集，到陌生摊主家吃饭……便宜之外，年轻人也在赶集中找回了久违的烟火气，和生活的另一种可能。

大城市的年轻人，扎堆赶集

周三清晨6点，北京天还没亮，大三学生叶子就轻手轻脚地爬下床，快速洗漱完毕，经过还在沉睡的室友，走出宿舍楼，急匆匆地乘上开往郊区的早班公交车。

公交颠簸1个半小时，来到偏远的昌平区，下车，周围已是人山人海：穿着朴素的农民工、提着编织袋的老年人、驱车前来的一家三口……与叶子年龄相仿的大学生、刚毕业的工作党，同样不在少数。

跟随人潮步行15分钟，叶子最终到达目的地，早已在社交媒体上火出圈的农村市集——沙河大集。

每周到这里赶一次集，已成为叶子的习惯。“这里太火爆了。工作日早上人少点，东西最全最新鲜，我一般是没早课的周三来，起得比早八上课还早，在这里逛两三个小时都逛不完。”

市集上，果蔬鱼鲜、休闲食品、生活用品、服装鞋帽、古董字画等一应俱全。叫卖声此起彼伏，人群摩肩接踵，摊位间生起袅袅烟气。

叶子通常直奔果蔬区。这里的蔬菜水果一般都是从菜地直接运来，还没来得及卸货，就被顾客挤得水泄不通。不仅新鲜，而且价格只有城里的一半。

叶子性格内向，平时在学校很难交上知心朋友，和室友也只是打个照面的关系。赶集，算是她少有的“社交”机会。逛得累了，叶子会在美食广场和陌生人挤着吃顿早饭。她建议我们空着肚子来。“10块钱的羊杂汤、8块钱的肉夹馍、5块钱的梅干菜烧饼……20块钱管饱，30块钱吃撑。”

2000年出生的宁波女孩cc，也是位“赶集专业户”，目前已去过大大小小10来座市集。其中最令她流连忘返的，是一座以售卖苗族传统手工艺品为主的市集——贵州凯里的草坪新村巷市集。她将在这里的见闻分享在社交媒体上，没想到帖子浏览量超过了10万，不少年轻人跟着她的脚步前来赶集。在她看来，赶集在年轻人中的流行，也与全国范围的“非遗热”有关。

赶集，这种历史悠久的民间风俗，本是经济不发达地区遗留下的贸易活动，顾客以老年人、农村人为主。而现在，它重新回到年轻人视线中，成为了他们的“休闲新去处”。

不是超市去不起 而是赶集更有性价比

谈及为何被农村赶集吸引，大家的第一反应几乎都是——太便宜了！

29岁的山东女孩Lily是一位程序员，大学毕业后开始北漂。“每天没日没夜地加班，回到家完全不想做饭，一般点个又贵又难吃的外卖就糊弄过去。到手工资虽不错，但付掉房租、外卖钱，其实就所剩无几了。”

现在的她，经常趁着休息日早起赶集，囤



草坪新村巷市集，售卖老绣片、烟草、苗医药水、银饰



cc为网友代购银饰

好一周的食材，然后再花一下午的时间提前备菜。“算下来一个月至少能省一两千。”

她还跟我们分享了赶集省钱小技巧：能说方言就说方言，不会说就带上当地朋友；想好买多少，再便宜的东西坏了也是浪费，有时摊主让你凑个整，不需要就果断拒绝；旁边有年纪大的人，先别出声，听听他们的价格了解“行情”；稍微晚点去，碰上收摊可以捡漏……

22岁的water，在河南一所大学读书。一次偶然的的机会，她发现市集的水果价格，仅仅是商超的1/3。“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去买砂糖橘，入口处10块3斤，往里走一点10块4斤，再往里走10块5斤……等走到尽头，还有一家卖10块钱7斤的。各家水果品质大差不差，价格却一再击穿我的认知底线。从那之后，我都是去市集上买水果，买一次能吃好几天，基本上吃完了下一次市集又开始了。”

去的次数多了，water也跟着市集摊主们学会了怎么挑选水果，时令季节是什么价、非时令季节是什么价。再面对一些摊主对大学生恶意提高价格的时候，也知道怎么辨别、如何讲价。

反叛假精致，回归烟火气

曾在北上广生活过的cc，对大城市感到格外厌倦。“节奏太快，完全是被推着往前走。”

大城市中，也不乏年轻人喜爱的各类新兴市集，像是近几年流行的咖啡市集、二手市集、书展。但cc总觉得，这些市集“精致又刻意”，入场还要收门票，完全没有生活的烟火气。而城里人爱看的农村题材视频，也把乡野打造得像个“乌托邦”，并非农村的本来面貌。

开始农村赶集后，cc久违地找到了人与人之间连接。

“首先是怎么找到这些市集。很多都是口口相传，你在社交媒体或者地图上找不到，只能靠问当地人。”

赶集的次数多了，cc和许多摊主成为了朋友，感受到了当地人的温情。“有一位年轻的摊主姐姐小韦，常常邀请我去她家吃饭。她很信任我，会向我倾诉烦心事，说她很羡慕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到处旅行。而我也教她用社交媒体，给她提一些更贴近创业的建议。”

“还有一位79岁的摊主奶奶。当时路过她的摊，就直接叫我们进去吃酸汤火锅。她总是说着大家在外都不容易，她看到旅人就会招呼别人给予帮助，这是一种在都市不怎么常见的交往方式。”

来自四川小镇的张文，目前在澳大利亚留学。他在国外最怀念的，就是家乡市集的烟火气。

“农村是熟人社会，平时住得远，赶集时遇到这家的阿姨，那家的叔叔，大家索性就坐下来唠唠嗑。”

做过城市规划的他也对烟火气有着自己的理解。“说到底，烟火气就是回归传统邻里社会人人平等的交际模式。农村赶集，卖的都是10块、15块的东西，大家都属于低消费者，坐在一个桌子上吃东西、唠唠家常。而在大城市的西餐厅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参与进去的。”

与可能性相遇

在cc看来，赶集最奇妙之处，在于无限的可能性。“这种可能性一方面是指市集本身，比如摊主是轮换的，每次也会有新的东西卖。”

“但更重要的，是对我自己人生的可能性的发掘。”cc在东南沿海城市长大，后来高考、读大学，生活在大城市，一直过着“标准”的人生。原本以为生活只有一种范式，但赶集的经历，让她看到了不同的人生。

“我在赶集时认识的苗族朋友芊芊，她原本完全没有对苗族身份的认同感，也想要逃离相对传统保守的贵州。直到今年开始关注苗绣，芊芊才重新接触到了苗族手工艺。2003年出生的她决定休学，在市集周围的老绣片古布工作室实习。”

而cc，也碰到了一些机会。她把在市集上买到的苗族银饰品分享在社交媒体上，没想到收到许多私信请她帮忙代购，她便顺势做起了“小生意”。后来她和一家绣片摊位的老板混熟了，还在邀请下帮后者出镜做了一周直播，赚的钱足以支付当时的房租。

作为自由职业者，cc以写稿为生，偶尔因收入不稳定而焦虑。“我原本以为只能靠出卖时间、学历赚钱，赶集让我发现了新的收入机会。虽然赚不了大钱，但多了一些信心，怎样都能活下去。”

“我现在已经旅居一年半了。这些人文学与机遇都让我想继续往外走走。未来也想尝试更多赚钱的方式，不再局限于大都市资源争抢系统里的那个游戏规则。”（来源：一条）



据说北京的每位大学生都知道的沙河大集